

香港的跨境教育與學生流動

胡少偉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

摘要

互聯網的普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更親近。在全球化情境下，各地的跨境教育日益普遍；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不同形式的跨境教育與學生流動皆有出現。本文將從香港學生留學、境外生來港升學、大學生交流、境外設分校及每天跨境的學童等方面論述香港跨境教育的情況，並剖析當中發展趨勢和香港特色。

關鍵詞

全球情境中的香港教育，香港跨境教育，香港學生的流動

國際社會的跨境教育

互聯網的普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更親近。在全球化情境下，各地的跨境教育日益普遍；跨境教育亦越來越吸引各地學者的研究興趣。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定義，跨境教育是指一種為學生提供超越國界的教育服務；跨境教育英文有多種表述方式，包括「cross-border education」、「trans-national education」、「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在「UNESCO 和 OECD（經濟及合作發展組織）聯合發佈的《關於跨境高等教育品質保障指南》中使用的是 cross-border education；這也是目前被廣泛採用的說法」（李曉述，2011）。在跨境教育中，最受人關注的環節是全球高等教育留學生的數目，據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 2012 年《教育概覽》，「世界範圍 2000-2010 年間的留學生人數從 200 萬增長到 400 多萬人，歐洲、北美、經合組織國家、G20 國家都呈增長趨勢」（周南照，2013，頁 16）。隨著跨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有學者指高等教育已成為國際貿易積極爭奪的生意；「21 世紀初全球高等教育出口貿易已成為增長最快的領域，僅僅學生流動而產生的服務貿易出口總額每年就高達數百億美元」（姚銳，2010，頁 1）。面對國際學生流動日趨普遍，不少地方把發展留學教育作為培養和吸引人才的重要途徑，「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採取各種措施為留學生提供支持和服務，提高本國教育體系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通過發展留學教育來增強教育國際競爭力」（劉建豐等，2014，頁 254）。在這個國際社會高等教育急速發展的情境中，香港的跨境教育情況亦漸受關注，本文將結合國際文獻和本地資料，從香港學生留學、境外生來港升學、大學生交流、境外設分校及每天跨境的學童等方面論述香港跨境教育的情況，並剖析當中的發展趨勢和香港特色之處。

香港學生出境留學

早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已有學生赴海外留學的現象。據香港政府年報資料，自 1980/81 年至 1996 年內，香港往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四個留學熱門地，累計已超過 23 萬名學生。當中以赴英國留學有 29.7% 為最多，其次為美國佔 26.9%，加拿大和澳洲則分別佔 26.6% 及 16.8%（見表一）。若以 1981/82、1982/83、1983/84 年度計算，香港往海外升學人數分別有 13,279、12,338 及 11,155 人，對比當年大專生總人數的 15,702、16,070 及 13,379 人，海外留學生人數約等於香港本地大專生八成多；這反映了當時香港學生出外留學，舒緩了香港專上教育機會不足的情況。正如有台灣學者對國際學生持續上升現象分析，指其主因是各地在高中生的升學需求，「高等教育體系容量的不足，導致部份學生只好前往其他國家就讀」（戴曉霞、楊岱穎，2012）。隨著香港高等教育學額的擴張，九十年代初香港赴海外留學的學生人數由 1990 年度高峰的 21,155 人，逐漸下降至回歸前的 14,000 名留學生，數字接近當年 8 所高等院校所提供的學額；可見，因高等院校學額的不足，上世紀九十年代期間，香港每年仍有萬多名留學生赴海外升學。

表一 回歸前香港學生出外留學人數

學年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總數
1980-81	4,134	2,012	4,803	404	11,353
1981-82	4,276	3,264	4,752	987	13,279
1982-83	5,547	2,088	3,946	757	12,338
1983-84	5,394	2,049	3,284	428	11,155
1984-85	4,733	1,820	2,850	473	9,876
1985-86	4,158	1,872	2,953	564	9,547
1986-87	4,254	2,245	3,405	812	10,716
1987	4,232	3,679	3,616	1,877	13,404
1988	3,856	4,215	3,808	3,147	15,026
1989	4,539	4,855	5,096	4,676	19,166
1990	4,349	5,840	5,681	5,285	21,155
1991	4,428	5,866	4,541	3,590	18,425
1992	4,408	5,410	3,583	2,866	16,267
1993	3,477	5,025	2,828	3,153	14,483
1994	3,222	4,555	2,787	3,109	13,673
1995	2,979	4,187	2,603	3,579	13,348
1996	2,506	4,782	2,607	4,200	14,095
總計	70,492	63,764	63,143	39,907	237,306
佔百分比	29.7%	26.9%	26.6%	16.8%	100%

1997年，中國恢復香港主權後，特區政府並未有每年公佈相關的留學人數。為了瞭解港生出境留學的情況，政府統計處於2009/10年專門進行了一個專題統計調查；這份2011年發表的報告指，在2,324,400個香港家庭中，佔整體2.8%的66,000個住戶有25歲或以下成員留學，當中包括58,000個住戶有一名成員在外地就讀及7,900個住戶有兩名或以上成員留學。

在75,000名香港以外就讀人士約25.9%於英國就讀，其次為澳洲佔23.7%、美國佔19.6%、內地佔9.2%及加拿大佔8.9%。

（政府統計處，2011）

與九七回歸前相比，英國依然是港生留學的首選地；而較明顯轉變的是香港往澳洲和內地升學比重皆略有增加，並超過了加拿大的留學人數。此外，這報告亦發現留學生有約68.3%接受專上教育，就讀中學的有30.4%；其中68.9%留學生最初往外地就讀中學，可見低齡化留學在香港已有發生。有關港生留學情況，2012年是較有趣的一年，該年是香港新舊高中學制畢業生同時升讀大學的雙班年，按當年教育局收集全港420所中學首屆文憑試生去向調查，在5.8萬名中學生內，「發現約76%學生於本地升學，約6%學生重讀，約8%學

生就業，到海外升學人數為 7%；當中約 26% 學生到英國升學，21% 到內地，14% 到澳洲，13% 到臺灣」（歐陽文倩，2012）。令人關注的是過往很少港生留學的台灣，已成為一成多港生升學的選擇。

與此同時，為了減輕香港文憑試學生的升學壓力，國家教育部於 2011 年 11 月推出免試招收港生往內地高等院校升學。2012 年參與免試招生計畫的內地高等院校共 63 所，分佈內地超過 11 個省市；香港學生對這個免試招生計畫反應不俗，來自約 500 家中學的 4,200 多名香港學生完成了網上預先報名及現場確認程式。「根據國家教育部提供的資料，獲內地院校於 2012 年 5 月預先錄取的香港學生達 3,433 人次，最終 971 名香港學生透過免試招生計畫獲內地高校錄取」（教育局，2012）。另一方面，據深圳大學招生資訊網 2008 至 2012 年間，該校錄取香港學生逐年增長，由 2008 年的 127 人增至 2012 年的 250 人。有內地報導指「香港回歸後首 15 年間，超 6 萬學生赴內地求學，共有 205 所內地高校接受香港學生，內地高校招收港生累計達 62,312 名；其中 2011/12 學年，在內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就讀的香港學生達到 11,155 名」（周正陽，2013）。新高中學制的香港學生除了可繼續參加港澳台聯招考試外，也可以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報考內地高等院校；「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參與內地大學由 63 所增至 70 所，2014 年增加至 75 所，2015 年再增加至 78 所」（中國留學社，2015）。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高等院校吸引力的增強，未來出境往內地留學的港生相信仍會增加。

來港升讀專上的學生

要瞭解香港的跨境教育，除了關心港生出境留學之外，同時也要掌握境外學生到香港就讀的情況。首任特區首長在 1998 年《施政報告》提出：「為了奠定香港作為亞太地區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我們的政策是讓非本地學生入讀本地高等教育院校」（董建華，1998）。由於高等教育學額長期處於不足的狀態，香港政府和院校一直沒有刻意去吸引境外生來港就讀專上課程。1999/2000 學年，特區政府引入首批 450 名內地學生赴港讀大學，並由香港賽馬會撥款 1.35 億資助這批內地生在港的學費和生活費。2003 年，國家教育部同意香港 8 所受資助高校在內地自主招生，從參加高考的考生中選拔新生；當年招生省市僅有 6 個，及至 2005 年擴大到 17 個省市。「香港高校於 2007 年在內地招生的已增加至 12 所；而可招生省份也擴大

到 25 個省區市」(瞿振元、盧兆彤、周利明, 2007, 頁 1-2)。與此同時, 為了推動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 特區政府自 2008 年起推出多項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措施, 包括「把公帑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限額增加一倍至 20%; 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頒發獎學金予傑出的本地和非本地學生; 容許非本地學生從事暑期工作和在校園從事兼職工作, 以及准許非本地學生畢業後無條件留港 12 個月」(香港特區政府, 2011)。這些政策和措施有助吸收非本地生入讀港校, 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高校中留學生的比重是衡量區域教育國際化和現代化水準的主要指標之一, 世界高收入國家該項指標的平均值為 10.3%; 2010 年香港高校本科生中非本地生比例為 23.50%, 研究生中非本地生比例為 42.06%」(韋家朝, 2012, 頁 74), 這個非本地生比例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在 21 世紀, 內地學生到港升學持續增加, 「自 2003/04 年度的約 2,800 人, 增至 2013/14 年度的 1.1 萬人, 10 年間急增 3 倍」(〈來港內地生 10 年增 3 倍〉, 2014)。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統計, 於 2013/14 年度 8 大院校的內地生有 11,376 人, 佔整體非本地生近 8 成; 當中內地學士生有 6,521 人, 佔學士生總人數的 8.3%。有些香港輿論誤以為內地生湧港上學, 其實, 當前中國是全球最多留學生輸出地, 不單美國, 其他幾個主要吸收留學生的英語國家, 皆面對中國留學生增加的情況。而據教育部最近公佈統計資料顯示, 2013 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為 41.39 萬人, 其中來港升學只佔整體中國外地留學總人數的 7% (中國教育在線, 2014)。故各方評論和分析相關議題時, 應尊重內地來港升學比重不高的事實, 而不應渲染兩地學生的矛盾, 影響香港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

近年內地來港就讀高等院校學生有所增加, 8 所受資助院校於 2012/13 年分別有 700 名、9,300 名、11,300 名和 5,300 名非本地學生入讀副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研究院修讀課程和研究院研究課程, 佔相關課程的比重分別是 0.8%、8.4%、27.9% 和 72.6%。這現象引起一些本地輿論的不滿, 指內地生到港就讀侵佔了年青人的升學資源; 但正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指出, 「資助院校可招收非本地學生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包括最多 4% 的教資會資助學額和最多 16% 的非教資會資助學額; 由於非本地學生主要在核准學額以外以超收方式錄取, 因此不會與本地學生構成直接競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2014)。而為免本地輿論加深誤會,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4 年 12 月通過「由 2016/17 學年起, 把 4% 內 16% 外政策改為 20% 外政策, 使各院校的資助學額全部用作錄取本地學生」(吳克儉, 2015)。

按學理分析，正如「Micheala Martin 概括了跨境高等教育的三種管理方法：放任型、排斥型和干涉主義的策略；干涉主義策略即盡力干涉跨起高等教育使之達到質量標準以保證國家和公民的權益」（王璐，2004，頁 120）。特區政府為了確保香港學生的利益，近年採用干涉主義去調整跨境高等教育的收生措施。

大學生交流與境外分校

為了推動香港高等院校學生跨境學習，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於 2010 年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內，強調提供更多海外交流機會的重要性，明確「在推行新學制後，學生應有更多機會參與各種形式和為期不同的交流活動」（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0）。在 2009/10 學年，「教資會資助院校有 3,600 名非本地交換生來港交流，以及 3,500 名本港學生到外地交流；換言之，每屆大約每 6 名學生中，就有一人參與交換生計劃」（發展香港教育產業工作小組，2014）。與此同時，2014 年的《亞太經合組織第 22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承諾推進跨境教育合作，認識到學生、研究人員、教育提供者的流動有助於加強區域聯繫，促進人文交流、並通過知識和技能的傳播推動經濟發展」（劉寶全、劉強、荊曉麗，2015，頁 7）。香港作為亞太經合組織的一員，面對國際跨境教育的發展趨勢，香港大學於 2015 年表明「一直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世界公民，並能掌握大中華地區的脈搏；大學因此訂定目標，希望在 2022 年，每名學生均享有最少一次到海外及一次到內地學習的機會」（歐陽文倩，2015）。另一方面，為了促進香港院校與內地的交流，財政司司長在《2011/12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 1 億元推行為期 5 年的專上學生內地體驗先導計畫，以配對形式資助專上學生到內地參加短期實習或學習；每名學生最高可獲 3,000 元資助」（教育局，2011）；在 2011/12 至 2013/14 三個學年，香港政府透過這計畫資助超過 19,000 名高等院校學生赴內地交流。

跨境教育依據其主體或是活動內容可以分為 3 種形式：「第一、人們以留學為教育目的（人們的流動）；第二、因學程而能留學（學程流動）；第三、機構或提供者為其教育目的而投資留學（機構流動）」（王瑞堦，2013，頁 10）。香港跨境教育的另一個議題是高等院校在境外提供教育機會。「早於 2005 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已在珠海市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這是首家內地和香港高等教育院校合作創辦的大學」（胡少偉，2013，頁 13）。在《深圳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內提出「引進港澳知名高校

來深合作舉辦高等教育機構，率先建設深港澳地區教育合作辦學探索區；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學院就被看成了是一個突破口，寄予了深港合作辦高等教育的希望」（阮曉光，2011）。香港中文大學於2010年與深圳市政府簽訂了教育合作備忘錄，籌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經教育部批准，座落於深圳市龍崗區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在2012年10月11日掛牌籌建。2014年向全國17個省市區招生，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經管學院首屆本科生有313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列所在省份考生排名前1%的學生；事實上，該校國際化的教育環境、中英雙語教學特色、全人教育的通識化課程以及極具吸引力的書院制傳統，成為了吸引各省市優質生源的原因。「其中招錄文科生134人，理科生179人；學校還為五位優秀的國際留學生發出錄取通知書。秉持一貫的多元化社群特色，該校招收了來自9個少數民族的19名學生，也有40多名學生來自於農村或貧困家庭」（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

每天跨境的學童

國際社會跨境教育焦點在專上院校的留學生，香港的跨境教育有一個與別不同的現象，就是每天有成千上萬名中小幼學生跨境上學。香港雖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但「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之下，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個明確的邊界」（王蒼柏，2007，頁25）。翻查港深兩地有關跨境學童的資料，在《深圳教育藍皮書》提及「至2000年底，在深香港戶籍人員約11,100人，其中在我市（深圳）投資及工作的約6,500人，在深香港人子女約5,200多人，在我市就讀的香港人子女2,339人，居住在我市每天過境回香港就讀的約2,900人」（葉文梓、黃建行，2004，頁194-201）。可見，在這世紀初香港已有跨境學童的現象，當時跨境學童的父親大都是在港居住，母親因未獲批居港權故與孩子在深圳暫時居住，並安排其子女每天跨境上學。按香港政府向議會提供的資料，在2013年9月北區有11,686名中小幼跨境學童，元朗有4,105名學童跨境來港上學，屯門整體有2,934名跨境生，大埔及沙田分別有1,805及231人；從上述五區發現，當年已有超過2萬名中小幼學生每天跨境上學。為了緩解北區小學的收生壓力，香港教育局於2014年為居住在內地的港童另設小一派位校網，由幾個鄰近北區的學校為這類學童提供額外的小一學額，以紓緩北區小一生原區入學難的情況。

按香港政府資料，自2008年起每年有超過2萬名沒有居港權的內地夫婦選擇到港產嬰，這批在內地沒有戶籍的學童若在當地上學，只能付高昂學費去報讀私立或國際學校，因而大

都會選擇來港上學，造成了香港學校的學額壓力。雖然港深兩地政府容許深圳私校小學開港生班，並可參與香港的升中派位，但「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顯示，小學四年級至中三的 710 名受訪學生中，約 47% 表示不想去深圳專為香港學生設立的學校上學」（Zhao, 2014）。與此同時，據深圳市港澳辦統計「截至港府對內地孕婦赴港產子全面關閘的 2012 年，深圳共有 60,638 位雙非和單非兒童，他們無法在內地接受公辦教育，74% 的孩子從幼稚園階段開始在香港讀書」（劉昊、張瑋，2014）。若以此推算，在跨境學童來港升學的高峰期，香港將會有近四萬名跨境學生每天穿梭港深兩地到港上學。對此，特區政府政策是「鼓勵更多現時居於深圳的港籍兒童於小學階段入讀港籍學生班計劃的學校 / 班級；現時共有 9 所深圳民辦學校參與該計劃，另有 2 所民辦學校將會於 2015/16 學年加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2015a）。事實上，香港跨境學童的人數由 2010/11 學生的 9,899 人增至 2014/15 學生的 24,990 人；面對跨境學童急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 2015 年撥捐 1,180 萬港元給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擴展針對跨境家庭的支援計劃，「增設深圳南山區服務點，以協助跨境家庭融入香港社會；這個為期 3 年的跨境新力量計劃，將惠及 2,800 名跨境學生及 4,000 個跨境家庭」（〈融入香港社會〉，2015）。

小結

「隨著高等教育越來越大眾化，國際學生的流動也不再是少數權貴之子或精英人才的專利，而會越來越大眾化、常態化」（王秋霞、徐海寧，2013，頁 16）。香港跨境教育的發展，與全球國際留學趨勢相近。因應高中學生升學的需求，香港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年有萬多名學生前赴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英語國家升學；由八十年代初至回歸前，香港共有 23 萬學生往這四地留學。在 21 世紀，按政府統計處 2009/10 年的調查發現，在 2,324,000 個香港家庭中有 75,000 名學生境外留學，主要升學地是英國、澳洲、美國、內地和加拿大；當中有 68.9% 是在中學期間便往外地升學。該調查亦發現約有 66,700 名 25 歲以下計劃於未來 5 年離港升學的學生，目的地仍以英語國家為主。而較有趣的是，香港學生於 2012 年雙班年出境升學目的地情況有變，有 21% 和 13% 的文憑試畢業生是往內地和臺灣升學的；故此，香港學生日後留學地的變化情況需作跟進研究。面對香港學生升大比率仍偏低和促進年青人赴內地留學，香港政府推出內地升學資助計劃，這個 3 年計劃不限名額，每名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可獲每年 15,000 元全額或 7,500 元的半額資助；「在 2014/15 學年學生資助辦事處已

完成當中 278 名申請人的入息審查工作，263 名申請人通過入息審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2015b）。這是香港政府另一個以干涉主義作出政策，並與一般跨境高等教育聚焦吸引境外留學生不同，這算是香港跨境教育的一個新特點。

在全球情境中，香港跨境教育有其獨特之處，其一是現時每天有超過 2 萬跨境中小幼學童，從深圳家居過 4 次海關到香港上學；而因應其人數還會增加和將會暴減，這對香港基礎教育的規劃做成很大的不確定性。其二是隨著內地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和香港院校在國際的聲譽，現時已有 2 所香港院校在內地營運分校或合作辦學，使香港跨境教育添一個特色。與此同時，為了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香港政府在新世紀中逐漸增加吸引外地學生入讀，到 2013/14 年底有 14,512 名非本地生入讀 8 大院校課程。然而，當中有近 8 成是內地生，引起部份輿論認為這是搶了本地青年的升學機會；令人欣慰的是，香港政府以干涉主義去修改相關政策，使非本地生不會佔用本地生的名額，以確保本地青年人升大學資源不會被侵蝕。與此同時，因應非本地學生數目不斷增加，衍生了境外生住港留學的社會適應問題，有學者提出「香港的高等院校和政府應反思如何處理及協助留學生融入香港的生活（吳迅榮，2010，頁 98）；至今，這仍是香港社會處理跨境學生的一個重要課題。最後，面對國際高等教育重視交流生的趨勢，特區政府和院校定出較積極的策略和目標，這將提高香港未來大學生的國際視野，有利他們與各地同輩青年日後的競爭和合作。

參考文獻

- 〈來港內地生 10 年增 3 倍〉（2014，7 月 20 日）。《文匯報》，A08 版。
- 〈融入香港社會 促進社會融和 馬會捐 1180 萬援跨境家庭〉（2015，1 月 25 日）。《成報》，A06 版。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0）。〈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報告）〉。2015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602-1-c.pdf>。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2014）。〈資助學士學位及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收生安排〉。2015 年 6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d/papers/ed0210cb4-362-3-c.pdf>。

- 中國留學社（2015）。〈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2015年6月19日，取自 <http://www.chinaeducenter.com/hkdse.php>。
- 中國教育在線（2014）。〈2014年出國留學趨勢報告〉。2015年6月15日，取自 <http://www.eol.cn/html/lx/2014baogao/>。
-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7月23日）。〈17省300學生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錄取〉。取自 <http://news.qoos.com/17省300學生被香港中文大學.-1723009.html>。
- 王秋霞、徐海寧（2013）。〈國際學生流動的歷史與現狀〉。《黑龍江高教研究》，第12期，23-26。
- 王瑞堦（2013）。〈OECD國家跨疆界教育與高等教育國際化〉。《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3年第2期，9-17。
- 王蒼柏（2007）。〈跨境人口問題及其政策意義——基於香港的分析〉。《南方人口》，第4期，25-31。
- 王璐（2014）。〈國外跨境教育研究十年〉。《現代教育管理》，第12期，118-123。
-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2015a）。〈「關於跨境兒童及為香港出生兒童在深圳設立學校事宜」會議討論文件〉。2015年5月11日，取自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511cb4-925-6-c.pdf>。
-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2015b）。〈「2014年《施政報告》中有關增加資助高等教育機會措施的進展」會議討論文件〉。2015年1月12日，取自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50112cb4-321-1-c.pdf>。
- 吳克儉（2015）。〈「立法會二十一題：擴大本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書面回覆〉。2015年1月21日，取自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1/21/P201501210334.htm>。
- 吳迅榮（2010）。〈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誘因和障礙〉。《教育學報》，第38期，87-103。
- 李曉述（2011）。《跨境教育法律問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阮曉光（2011，3月14日）。〈11高校研發機構落戶深圳【深圳新聞】〉。《廣州日報》，頁15。
- 周正陽（2013，8月6日）。〈不少香港人來深圳留學〉。《深圳南都日報》，D02版。
- 周南照（2013）。〈教育國際化的若干國家政策比較和世界態勢反思〉。《世界教育資訊》，第4期，16。
- 姚銳（2010）。〈國際高等教育服務貿易——最近的發展與後果〉。《外國教育研究》，第37卷，第5期，1-5。
- 政府統計處（2011）。〈在香港以外地方就讀的香港學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六號報告書》。香港：香港特區政府。

- 胡少偉（2013）。〈香港高等教育發展與挑戰〉。《研訊學刊》，第 19 期，4-15。
- 韋家朝（2012）。〈經驗與特色：高等教育的香港模式〉。《國際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 4 期，73-77。
- 香港特區政府（2011）。〈香港年報——第七章 教育〉。香港：香港特區政府。2015 年 6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yearbook.gov.hk/2011/tc/pdf/C07.pdf>。
- 教育局（2011）。〈專上學生內地體驗計畫〉。2015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papers/ed0509cb2-1657-5-c.pdf>。
- 教育局（2012）。〈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畫〉。《立法會 CB(4)207/12-13(02) 號文件》。
- 發展香港教育產業工作小組（2014）。《香港教育產業發展報告》。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
- 葉文梓、黃建行（2004）。〈外國人及港臺子女在深接受教育研究報告〉。載於張彥玲主編《深圳教育藍皮書》（頁 194-201）。深圳：海天出版。
- 董建華（1998）。《羣策羣力 轉危為機——一九九八年施政報告》。2015 年 6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8/chinese/indexc.htm>。
- 劉昊、張瑋（2014，7 月 8 日）。〈「深港人」的雙城故事〉。《深圳南方日報》。取自 <http://news.sina.com.cn/c/2014-07-08/085030485769.shtml>。
- 劉建豐等（2014）。《國際留學教育研究報告 201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劉寶全、劉強、荊曉麗（2015）。〈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教育領域優先發展議題及其展望〉。《比較教育研究》，第 3 期，1-9。
- 歐陽文倩（2012，11 月 16 日）。〈7% 新高中生海外升學 比例增〉。《文匯報》。取自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11/16/ED1211160009.htm>。
- 歐陽文倩（2015，4 月 19 日）。〈港大生須內地交流擬 2022 年起實行〉。《文匯報》。取自 <http://paper.wenweipo.com/2015/04/19/YO1504190009.htm>。
- 戴曉霞、楊岱穎（2012）《高等教育國際學生市場新趨勢》。台北：高等教育。
- 瞿振元、盧兆彤、周利明（2007）。〈香港高校內地招生的觀察與思考〉。《中國高教研究》，第 5 期，1-2。
- Zhao, S. (2014, 2 月 21 日)。〈深圳：跨境學童至 2017 年將達 8 萬〉。《香港南華早報》。取自 <http://www.nanza.com/tc/hk-macau-tw/14c315630540715/shen-zhen-kua-jing-xue-tong-zhi-2017-jiang-da-8->。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mobility in Hong Kong

WU Siu Wai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rough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becomes a growing concern. Hong Kong is an Asia's world city, different forms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mobility are emerging.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various kinds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local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Hong Kong, student exchange, local universities extend campus abroad and daily cross-border students in Hong Kong. It will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Keywords

Hong Kong education in global context,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mobility of Hong Kong student